

方望溪先生全集

蘇軾詩集
卷之四
PDG

望溪先生文集卷三

論說

周公論

劉子古塘問於余曰周公不以東征屬二公而親加刃於管叔何也余曰是乃所以爲周公也明知管叔之當誅而假手於二公是飾於外以避其名也觀後世亂臣賊子必假手於他人或賣而誅之以塞眾口則周公之純乎天理可見矣蓋天理不可以爲僞且以昭萬世之人紀使知大義滅親雖弟可加刃於其兄又以明居位而不能討亂則與之同罪孔子作春秋於隱之大夫而臣於桓桓之大夫而死於莊閔之世者皆不書其卒以

示皆有可誅之罪也然觀鳴鴉之詩早已歎育子之閔
斯則終公之身長隱痛乎文考文母之恩勤而惄然無
以自解蓋討賊之義與哀兄之仁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古塘復問曰以周公之聖暴師三年而僅乃克奄何也
曰此時也勢也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阜以望商邑已
憂未定天保而夜不能寐及三叔流言武庚誕紀其序
凡羞行暴德逸德之人皆乘時而思逞雖有善類亦追
念殷先王之舊德而不能忘當是時非大動以威不能
革也故滅國至於五十之多非誠服其心不能久而安
也故破斧缺斨之後衮衣繡裳駐大師於徐兗之間俾
東夏無搖心然後徐察其鄉順者而教告之取其不迪

者而戰要囚之周防如兕虎撫育如嬰兒至班師之日
東人以公歸不復爲悲則奄雖屈強無與同惡矣故討
其君而罰不及民分其族姓以隸兄弟之邦遷其尤桀
驚者於新邑而身拊循焉所以久安而無後患也匪特
此也形勝者守國之末務而聖人亦不廢當武王克商
之初卽定周居於洛邑周召卒營之以爲蒐狩會同之
地良以雍州雖固而遠於東夏難以臨制諸侯故宅土
中陳杞許蔡國其南虞虢韓魏晉燕國其北齊魯國其
東宋衛夾河而居非王室之周親卽三恪大嶽之裔胄
開國之股肱蓋懲於鬼方之叛殷萊夷之爭齊而早爲
盤石苞桑之固也故周之衰卒賴四方諸侯艱難守禦

以延共主之虛名者垂六百年蓋時勢不可以私智矯
形勝不必以武力爭惟聖人能以道揆而不失其時義
以安宗社以奠生民則仍天理所運用也古塘曰旨哉
由前之說則知聖人一循乎天理而無不可處之事變
由後之說則知聖人深察乎世變而所以御之者仍不
越於道揆前世之尙論者未嘗及此後之君子宜有聞
焉退而正於吾兄百川亦曰然乃敘而錄之

漢高帝論

二帝三王之治盪滅而無遺雖秦首惡亦漢高帝之過
也方是時古法雖廢而易興也俗變猶近而易返也文
獻雖微而未盡亡也天下若熬若焦同心以苦秦法則

教易行政易革也而高帝乃一仍秦故漢氏之子孫循而習之垂四百年不獨君狎其政民亦安其俗矣而後此復何望哉古聖人之有天下也若承重負行畏途而懼於不勝至於秦則用天下以恣睢而專務自慊於上秦皇帝縱觀高帝曰大丈夫當如此矣及叔孫通定朝儀乃曰吾今而知皇帝之貴則其所見去秦皇帝蓋一聞耳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修其身是乃二帝三王之學孔氏之徒由詩書所稱推尋而得之者也總而計之惟有虞氏以元德升聞而登天位其餘非天子之子則繼世之侯伯生有聖德童而預教而學之爲君師者且數十年故其所以

治天下國家者能一循乎天理之自然而無所矯拂也
後世開創之君大抵奮迹干戈擾攘之中任威權騁謀
詐以得其志雖有聖賢者出驟而語之以二帝三王之
道亦安能一旦盡棄其所知所能而由其所不習哉自
漢高以後比次諸君其性資可與復古者惟光武爲近
而下無名世諸葛亮之才幾矣乃崎嶇於亂亡之餘使
亮與光武並世而相遭庶乎其猶有望也與

漢文帝論

三王以降論君德者必首漢文非其治功有不可及也
自魏晉及五季雖亂臣盜賊闇奸天位皆泰然自任而
不疑故用天下以恣睢而無所畏忌文帝則幽隱之中

常若不足以當此而懼於不終此卽大禹一夫勝子成
湯慄慄危懼之心也世徒見其奉身之儉接下之恭臨
民之簡以爲黃老之學則然不知正自視缺然之心之
所發耳然文帝用此治術亦安於淺近苟可以爲而止
其間張季之論猶曰卑之毋高蓋謂興先王之道以明
民非己所能任也孔子曰子產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
而不能教也書曰周公師保萬民若文帝者能保之而
不能師也夫是乃雜於黃老之病矣夫

屬漢後主論

晉成湯之世伐夏救民皆伊尹主之而湯若無所事也
周武王之世戡亂致治皆周公主之而武王若無所事

也蓋大有爲之君苟得其人常以國事推之而已不與
故無牽制之患而功可成大有爲之臣必度其君之能
是而後以身任焉故無拂志之行而言可復亡國之君
若劉後主者其爲世詬厲也久矣而有合於聖人之道
一焉則任賢勿貳是也其奉先主之遺命也一以國事
推之孔明而已不與世猶曰以師保受寄託威望信於
國人故不敢貳也然孔明旣歿而奉其遺言以任蔣琬
董允者一如受命於先主及琬與允歿然後以軍事屬
姜維而維亦孔明所識任也夫孔明之歿其年乃五十
有四耳使天假之年而得乘司馬氏君臣之瑕釁雖北
定中原可也卽琬與允不相繼以歿亦長保蜀漢可也

然則蜀之亡會漢祚之當終耳豈後主有必亡之道哉抑觀先主之敗於吳也孔明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是孔明之志有不能行於先主也而於後主則無不可行嗚呼使置後主之他行而獨舉其任孔明者以衡君德則太甲成王當之有愧色矣

灌嬰論

漢之再世諸呂作難定天下安劉氏者嬰也而議者推功於平勃誤矣平爲丞相聽邪謀以南北軍屬產祿使勃有將之名而無其實久矣一旦變起倉卒而勃不得入於軍則平已智盡而能索矣鄉使紿說不行矯節而謀洩平勃有相牽而就縛耳如產祿何前古用此以敗

國殄身者眾矣平勃之事亟而集則嬰爲之權藉也呂氏雖三王懸國千里外無一夫之援而諸侯合從西鄉空國兵以授嬰當是時呂氏所恃者嬰耳而嬰頓兵榮陽與諸侯連和以待其變是猶孤豚局於圈檻而虎扼其外也呂氏心孤故酈寄之謀得入而公卿吏士曉然知產祿之將傾同心於踣之故矯節閉殿莫敢齟齬以生得失譬之於射勃矢而嬰弦機也鄉使呂祿自出以當齊楚而產兼將南北軍以自定或不足以倡亂賊諸大臣有餘力矣呂氏本謀欲待嬰與齊合兵而後發故雖聽酈寄之言尙猶豫未有所決也及賈壽自齊來知嬰謀然後以印屬典客蓋自知無以待嬰而欲改圖以

緩死故得因其瑕釁而乘之由是觀之定天下安劉氏者嬰也審矣其推功於平勃誤也抑吾有感焉三代以下漢治爲近古其大臣謀國若家人然嬰之功雖掩於平勃受封猶次之至平陽侯宦屢發產謀以關平勃折其機牙功不在嬰下及事平以不與誅諸呂奪官而無一言以自列嗚呼何其厚與韓富賢人也其相宋也以不共撤簾之謀生怨豈人心之變隨世以降而終不可返於古邪抑上所以導之者異邪此有國家者所宜長慮也

宋武帝論

裕之銳於取秦而拙於禦夏也世多議之而獨未察其

隱情也以王鎮惡之才兼秦人之思猛使重其權一以關中委之必能拒夏裕之智非不及此也而計不出此者蓋自漢魏之衰乘危竊國者皆強臣非鄰敵也王敦桓溫以後方鎮稱兵者接踵故計以秦資鎮惡不若棄之於夏爲安耳裕之將終裔檀道濟無遠志非若兄韶難御而慮謝晦之有異同况鎮惡哉故並留諸將使互相牽制謂能同心以禦敵而使義真安受之固所願也卽自相翦除如鄧艾鍾會之已事亦吾利也嗚呼裕之志慚矣曹氏司馬氏之篡也無敢加刃於故君者而裕忍爲萬世之首惡原其心亦謂丕炎之篡也其基厚年盛強民無異望已則起匹夫垂暮而得之故不能無後

嗣之憂耳然裕之子孫轉而相屠過於讐敵齊氏乘之無少長熾焉自古亡國之子孫未有如裕之無遺類者也夫夏殷之亡也失其位喪其軀者不過末孫之桀紂而已其位上公修禮樂而承世祀者如故也至於周則降爲小侯而封延於魏晉嗚呼人心之陷溺久矣三王奉天之道有天下而不與者雖語之而不能信也卽欲爲子孫計智詐漸毒亦豈可以意逞哉

于忠肅論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易之道正或有過而中則無之中非權不得而遭事之變則尤難明景泰中于忠肅公不爭易儲爲之解者曰公陰爭之而不敢暴也或曰

景泰有定國之功有天下者宜其子孫是皆未得公之心也宋太宗挾傳子之私而光美德昭不得良死季桓子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卽位旣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曰夫子有遺言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大夫而立之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方景泰帝決志易儲爭者雖盈廷不足忌而公則其身之所由以立也勳在社稷中外之人心繫焉公有言則心孤而慮變矣帝之度量未必遠過宋太宗而威權則十百於康子是乃公之所心悸也南城高樹之伐殆哉岌岌乎而敢輕試哉魯昭公之出也叔孫婁自祈死而

不誅其司馬驪戾先儒病焉不知媼之心亦猶是也春秋時強家脅權而相滅者無國無之季氏之惡稔矣其不動於惡以國制於己而昭公在外爲不足忌耳若媼誅驪戾則季氏之慮變矣非獨叔孫氏之憂吾恐圍人犂卜齮之賊復興而公衍公爲不得復安於魯也爲叔孫計必力能誅季氏定昭公而後可加刃於驪戾故不得已而以死自明此叔孫之明於權也吾因正常而得于公之義又因于公而得叔孫媼之心故並論之使遭變而處中者有以權焉

原人上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董子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

異於羣生非於聖人賢人徵之於塗之人徵之也非於
塗之人徵之於至愚極惡之人徵之也何以謂聖人賢
人爲人子而能盡其道於親也爲人臣而能盡其道於
君也而比俗之人徇妻子則能竭其力縱嗜欲則能致
其身此塗之人能爲堯舜之驗也婦人之淫男子之市
竊非失其本心者莫肯爲也而有或訐之則作於色怒
於言故禽獸之一其性有人所不及者矣而偏且塞者
不移也人之失其性有禽獸之不若者矣而正且通者
具在也宋元兇劭之誅也謂臧質曰覆載所不容丈人
何爲見哭唐柳燦臨刑自詈曰負國賊死其宜矣由是
觀之劭之爲子燦之爲臣未嘗不明於父子君臣之道